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巴西狂歡節 五.

等我再擠回餐館時，門口的石階上竟坐了一對姊妹花。一般說來，巴西女孩子的輪廓都很漂亮。由於血統混雜，既無歐洲人那麼骨架分明，也不似亞洲人的渾圓扁平。而身材更是誘人，不僅勻婷健美，且大腿修長，曲線適中。這一對姊妹花，姿色在水準以上，打扮成印第安人，更顯得俏美異常。姊姊稍有青春不再之歎，而妹妹則正值花樣年華，動人綺念。我一時興起，便拿了兩瓶啤酒，趁機獻獻殷勤。

她們原是背靠背地對坐著，長髮已沾著汗珠，貼在半裸的酥肩上。大概此時正渴得難過，一見我送上啤酒，立刻請我坐在她們之中，有如多年的好友，天南地北地便聊起來。妹妹名叫瑞琴娜，她毫不客氣，先咕嚕咕嚕地猛灌了幾大口，半個身體已壓在我的大腿上。

她細眯著眼睛，把臉貼近我的面頰，說：「你們中國人如何談戀愛？」

我故意說：「我們只結婚，不談戀愛。」

她撅起小嘴：「多沒意思！」

做姊姊的卻興奮得叫了起來：「妙極了！我要去中國！」

一位青年插口道：「高興什麼？在中國妳也嫁不出去！」

「你看中國人會不會要我？」她問我。

「讓我看看！」我故意摸摸她的臉，端詳一下她展示的身材：「不得了！」我特意引用『沉魚落雁』這句成語說：「你假如去中國，天上的鳥會掉下來，水裡的魚會沉下去！」

她聽了，楞在那裡，半響才幽幽地說：「中國人，在我們巴西，是不允許別人說老實話的，尤其是在狂歡節！」

「我說了什麼不好聽的話嗎？」我明知故問。

「難道我真有那麼可怕，連天上的鳥都被嚇死了！」她生氣的模樣，很逗人憐愛。

「妳要知道，我們中國人是最喜歡用比喻的民族。」

「我聽得懂！鳥當然不是真的會掉下來，你比喻得很好！」她真的生氣了。

「妳完全想錯了，這是恭維美女的話，中國人用了幾千年，只有美女才夠資格用這句話來比喻，妳不相信，去問別的中國人。」

「我相信，中國美女一定長得很可怕，他才跑到巴西來。」有人打笑說。

「是這樣的，傳說中國古代有個美女，美得今天上的鳥兒見了都暈頭轉向，掉落到地上。而水裡的魚兒，見了她也慚愧不已，悄悄地躲進湖底去了。妳不覺得很美嗎？」

她想了一下，恍然大悟，高興得向我撲來，給我一個熱烈的擁抱，幾乎令我斷氣。

我又說：「我不信在巴西沒有人喜歡妳！」

她樂了，沙著嗓子大叫：「有誰喜歡我？」

有個大鬍子青年應聲道：「我喜歡妳！」

她立刻張開雙臂，飛過人群，投入了他的懷抱。

瑞琴娜一直抬著臉，盯著我不放。原來我還有點不好意思，轉念一想，既然大家都狂歡作樂，我何不趁機享受一番？難得有美人在側，管他這許多！

乍著膽子，我伸過手去摟她的纖腰，她也立刻湊進我的懷裡。一股熱潮透過單衣，沿著我的血脈，注入了丹田。我忍不住低下頭去吻著她的秀髮，她也趁勢斜俯著身子倒下，柔軟的胸膛緊貼在我的腿上。

我幾曾享受過這種狂歡的情調？我摟著她，一動也不動，大氣不出，全身的細胞都緊張地期待著。

她突然說：「你不喜歡我！」顯然，她感覺到了我的拘謹。

「怎麼會不喜歡呢？」

「那麼吻我！」她翻過身來，仰臥在我的腿上，半張的紅唇湊到我面前。

我偷偷地四下打量，似乎沒有人注意我倆，我匆匆地在她唇上沾了一下。

她失望地張開眼，我忙解釋道：「我怕妳的男朋友看到。」

「我沒有男朋友！」

「我不信，像妳這麼漂亮可愛……」

「我是說今天沒有男朋友。」她附加一句。

「那麼今天的他呢？」

她很可愛地聳聳肩膀。

「萬一他追上了別的女孩，或者是我愛上妳，那怎麼辦？」

她笑了，似乎是在笑我傻。她說：「陪我去跳舞吧！」

我當然明白這是她給我一個機會。我早就聽過不少動人的傳說，尤其是在這肆無忌憚的節日中，處處都有風流韻事。只是我成長在中國傳統的社會中，個性拘謹。心中雖然嚮往，但總是把男女關係與神聖的私密情操，劃下了全等號。

然而這時，人性莊嚴的堤防，在橫流的慾潮衝擊下，早已潰決得無影無蹤了。還有什麼可慮的？她已經說得非常明白，過了狂歡節，便重回男朋友的懷抱。我不必負任何責任，在這茫茫人海中，彼此重逢的機會也不大。將來回想起來，這一段雲雨巫山的韻事，也不過似雲天霞影，空留殘紅，點綴心頭罷了。

有這種美妙的奇遇，我還猶豫什麼？真實的人生，迫切的需要，心頭掩不住陣陣狂喜。只是良知還在，沒法忘記自己的責任。餐館裡上上下下都忙得不可開交，我雖是義務幫忙，也不能說走就走。無論如何，總要先向吳先生交待一下。

我便對她說：「妳等我一下，我去請個假就來。」

「請假？今天放假呀！」

「可是餐館不休息，我得把工作交待清楚。」

平時餐館到了下午一、兩點鐘就打烩了，但今天生意太好，怎能放著錢不賺？吳先生聽我說要出去玩，立刻面露難色，央求我做到四點。實在情不可卻，心中卻急得有如火焚。不得已，我又拿了兩瓶啤酒，擠出門外，請瑞琴娜再等我一會。

這一個小時內，我做了不少綺夢。在巴西前後住了六、七年，這種艷遇卻是姍姍來遲。老實說，難等的倒不是機會，而是我沒有豁出去的膽量。

首先，我對異國婚姻始終心存疑慮，舉凡意識型態、生活習慣等，都不是三天兩天就可以彼此妥協的。就以今日的艷遇為例，巴西人習以為常，男女雙方都不在意，而我就做不到。所以，我寧願背負著空虛寂寞的擔子，孤獨地走過一生。

生理需求是個問題，但對我而言，心理上的壓力卻更深重。我太重視男女之間的私密性，寧願珍藏著，也不願隨便與人分享。

我始終懷著一個天方夜譚式的夢想，相信總有一天，一條魔毯將會出現在眼前，把我帶到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。在那裡，只有「她」和我，還有我珍藏的一應秘密。

我不斷地告訴自己，這是狂歡節。今天所做的一切，都不是罪惡，而是上蒼的恩賜，讓可憐的人享受一下肉體的歡愉！

一分一秒地計算著，好不容易熬過了一個鐘頭。我匆匆地交待好工作，趕緊衝出大門，跨過人堆。偏偏在層層的人叢中，就是見不到瑞琴娜的芳蹤。

我由巷口找到巷尾，從一堆人中找到另一堆。我心中相當清楚，這不過是狂歡節無數個插曲當中的一個而已。但我還是抱著一絲期望，她不可能去跳舞，因為她所需要的，只是情感的滋潤。她不一定會等我，但我卻也無法相信，不過短短的數十分鐘，她怎麼可能就投向另一個人的懷抱？

可能是自尊心在作祟吧！我一直告訴自己，輕易就能得到的事物，必然會同樣輕易地失去。我耐著性子，要看看到底是這種理論正確？或是我個人的男女大慾，在種種的節外生技後，能得到滿足的機會？

繞過了九月七日大道，穿越了重重人海，在另一個街口的停車場上，我終於找到了她們。首先看到的是姊姊，她正與一個棕色的男子在一起。兩個身體扭曲地糾纏著，雙雙癱瘓在一輛旅行車的車頂上。

視線繼續往下移，我看到了瑞琴娜。她斜靠著車頭，一個褐髮青年正強吻著她，她無力地掙扎著，印第安式的衣服早已凌亂不堪。她身後的一個年輕小伙子，正捉住她的手腕，用力地拉扯著。

頓時，我渾身感到一陣冰涼，一種極為複雜的情緒，令我難受得不得不倚靠著牆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把心神鎮定下來。這時，她勉強掙脫了那褐髮青年，又投進了另一個臂彎裡。而她那半睜的秀眼，卻又難捨地留連著方才的纏綿。

眼看她微張而濕潤的紅唇，正如饑渴難熬的困獸，追求著一剎那的甘霖。而那兩個青年的情急之狀更不堪入目，我呢？難道還要做個第三者？與他們共同分食？